

《儀禮》宮室考

陳緒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緒波 著

《儀禮》宮室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儀禮》宮室考 / 陳緒波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25-8408-6

I. ①儀… II. ①陳… III. ①禮儀—中國—古代②《儀禮》—研究 IV. ①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70480 號

《儀禮》宮室考

陳緒波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惠敦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1.75 插頁 2 字數 295,000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408-6

K · 2315 定價: 4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重慶市社科規劃博士項目

(2014BS068)

重慶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項目

(106112016CDJXY470008)

前言

《儀禮》為儒家十三經之一，記載了周代的各種禮儀，其中以士階層禮儀為主，還有一些大夫、諸侯、天子之禮。《儀禮》現存十七篇，語言古奧，文辭簡略，名物茫昧，儀節繁瑣，素稱難治，讀之如聚訟。黃侃先生言：“禮學所以難治，其故可約說也。一曰古書殘缺，一曰古制茫昧，一曰古文簡奧，一曰異說紛紜。”^①禮經之難，由此可見。然《儀禮》並非不可讀之書，關鍵是得其要法，方法得當，才能事半功倍。清人陳澧《東塾讀書記》云：“《儀禮》難讀，昔人讀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②此言得之。

所謂分節者，是將《儀禮》諸禮，按禮儀的具體內容，劃分為若干小節，分而治之。《儀禮》分節，始於賈疏，其于各節前常云“自此至‘某某’一節，論某某之事”。如《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之分節，蓋如此類。然細細考之，賈疏之分節，既有過於細密者，也有過於疏略者，還有遺漏之處。但其初創之功，不可沒矣。至於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承繼賈疏分節之法，釐析經文，加以分節，“每一

① 黃侃：《禮學略說》，《國立中英大學文藝叢刊》，1936年第2卷第2期，第1頁。

② 陳澧著，鍾旭元、魏達純校點：《東塾讀書記》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7頁。

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比賈疏分節猶簡明，……今馬驢《經史》載《儀禮》、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儀禮章句》、江永《禮書綱目》、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分節皆用朱子之法”。^①

繪圖者，是指行禮時，將行禮人所處方位、揖讓進退、周旋升降、禮器陳設等用平面圖的形式表現出來。禮圖繪製昉於宋楊復《儀禮圖》（卷末附《儀禮旁通圖》），至於清代，亦有多家，其中以張惠言《儀禮圖》較為精確。然楊復所繪諸圖太過粗糙，且多有與經義不合之處；張惠言所繪禮圖雖較楊圖縝密，但仍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

釋例者，是指將《儀禮》中繁複的儀節條分縷析，理清頭緒，考辨異同，區分倫類，歸納其凡例。《儀禮》之凡例，作《記》者已有發明，至於鄭注，發凡者有數十條，至於賈疏，考之更為詳備。“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異同者”，“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為凡例者”，“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② 至於清代，凌廷堪善承鄭、賈之學，系統歸納《儀禮》中之凡例，歷二十二年，撰成《禮經釋例》一書，並將其凡例分成八類：通例、飲食之例、賓客之例、射例、祭例、變例、服器之例、雜例。每例又分細目若干，凡二百四十六例，可謂禮經釋例中的集大成之作。

分節、繪圖、釋例諸端，唯繪圖不能差強人意。繪圖之要，必先知明於宮室。清人洪頤煊云：“禮經莫大于宮室，宮室不明，則古人行禮之節、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所處，此議禮所以如聚訟也。”^③ 洪氏所言甚是。宮室不明，禮圖則不明；禮圖不明，禮經則不明。

① 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第24頁。

② 曹元弼：《禮經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6—49頁。

③ 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欲繪製出更加準確的禮圖，必當先明於禮經所涉宮室。

由於時代久遠，古之宮室不存，文獻所載，又多有殘缺。因此，要想對《儀禮》宮室有所瞭解，除禮經材料外，唯有夏、商、周三代考古發掘的宮室材料以及現存的一些先秦文獻典籍。然夏、商、周時期保存下來的宮室遺迹少之又少，且多殘缺不全，又以春秋後期至戰國時期居多。又，時有古今，地有南北，考古材料與禮經材料相較，在地域上、時間上的關係我們又很難確定。如果不加判斷，一味將之作爲禮經宮室研究的可靠材料來用，必然是不妥的。其他先秦文獻，例如《爾雅·釋宮》、《周禮》、《尚書》、《左傳》、《國語》等，也載有少量的宮室材料。但是，這些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它們與《儀禮》宮室間的關係又如何？我們又不得而知。因此，《儀禮》宮室的研究必須要從禮經本身入手，若是采自其他文獻材料，則一定要找到禮經中的證據。只有如此，我們所得到的宮室，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儀禮》宮室。

《儀禮》素稱難治，今不揣學殖淺疏，欲在前人基礎之上，主要從文獻學和“《儀禮》學”角度，並適當運用一些現代考古成果，對《儀禮》宮室諸問題進行重新系統考察，充分吸收先賢前哲的研究成果，重新繪製出更合於經義的宮室圖。如此，既有助於理解《儀禮》本經，又有助於進一步探研“《儀禮》學”的相關問題。

目 錄

前言	001
第一章 前人《儀禮》宮室研究	001
第一節 《儀禮》宮室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001
第二節 “故訓式”《儀禮》宮室研究 ——以鄭注、賈疏為中心	014
第三節 “釋例式”《儀禮》宮室研究 ——以李如圭《儀禮釋官》為中心	042
第四節 “繪圖式”《儀禮》宮室研究(上) ——以楊復《儀禮圖》為中心	050
第五節 “繪圖式”《儀禮》宮室研究(下) ——以張惠言《儀禮圖》為中心	067
第二章 《儀禮》宮室制度考	088
第一節 士、大夫宮室制度考	088
第二節 諸侯、天子宫室制度考	098
第三節 庠、序宮室制度考	109
第四節 廟制考	118

第三章 《儀禮》宮室結構考	142
第一節 《儀禮》中的宮室結構	142
第二節 “兩下五架”與“四阿重屋”	167
第三節 三代宮室結構	177
第四章 《儀禮》宮室考(上)	
——房、室、堂	205
第一節 室考	205
第二節 房考	224
第三節 堂考	232
第五章 《儀禮》宮室考(下)	
——階、庭、門	275
第一節 阼階、西階考	275
第二節 庭考	282
第三節 門考	296
第四節 附考	311
第六章 《儀禮》宮室尺度考	316
第一節 宮室結構比例考	317
第二節 《儀禮》中的宮室尺度	324
第三節 三代宮室尺度	337
結語	344
附錄 新定《儀禮》宮室圖	346
引用書目	358

第一章 前人《儀禮》宮室研究

第一節 《儀禮》宮室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儀禮》十七篇，除《喪服》篇外，記錄了古代各種典禮儀式的舉行過程。這些典禮儀式多是在宮室中進行的。例如，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禮主要是在士宮室進行的；少牢禮、有司禮主要是在大夫宮室進行的；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主要是在諸侯宮室進行的；覲禮主要是在天子宮室進行的；鄉飲酒禮、鄉射禮主要是在庠、序宮室進行的。《儀禮》經文在記錄這些宮室時極為簡略，僅僅是稱述與典禮儀式相關的各部分宮室結構的名稱，如果某一部分在整個典禮儀式中不被使用，則不會提及。如此，經文所描繪出的僅僅是一個個殘缺不全的、零散的宮室片段。宮室結構的整體佈局如何，我們則感到茫然。

一、歷代《儀禮》宮室研究

《儀禮》宮室研究是“《儀禮》學”研究之門徑，歷代《儀禮》研究都不乏《儀禮》宮室之討論。自漢至清，《儀禮》宮室研究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進行的：一是《儀禮》故訓式研究，所謂故訓是指歷代禮家通過注、箋、傳、疏、章句、義疏、集解等方式對禮經所作的闡釋。在這些故訓中，包含著衆禮家對《儀禮》經文的不同解釋，也包

含著他們對《儀禮》宮室結構的不同認識，例如鄭注、賈疏等；二是《儀禮》宮室的專門研究，這類研究見諸衆禮家的專篇、專書之中，例如李如圭《儀禮釋宮》、楊復《儀禮圖》中的宮室圖等。下文我們將以年代順序，分別加以闡述。

（一）漢代至唐代的《儀禮》宮室研究

東漢末年，鄭玄遍注“三禮”，“三禮”之學始興。鄭玄是第一個為《儀禮》作注的人，他“以劉向《別錄》本為主，博綜兼采，會通今古文，訓經文，闡禮義，糾謬誤，釋名物，開《儀禮》研究之濫觴。凡采今文者，於注內存古文之異文；采古文者，於注內存今文之異文，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因而鄭學顯於後世，為後人所宗”。^① 他對於《儀禮》中的宮室制度多有論述，例如宋代學者楊復《儀禮旁通圖》便據鄭說繪有“鄭注大夫、士東房、西室圖”。然鄭玄這種隨經出注的訓詁方式，只是針對《儀禮》宮室中的個別問題進行討論，涉及面並不廣，我們很難從其解釋中得到一個完整的宮室結構。

鄭氏之後，有三國魏王肅《儀禮注》十七卷，見於《隋書·藝文志》；沈重《義疏》，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書·藝文志》，然皆不傳。

至於唐代，所傳者有南朝齊黃慶，隋李孟哲二家之疏，賈公彥取二家之說，並加以己意，遂成《儀禮疏》五十卷。朱彝尊《經義考》卷一三一載有南朝齊黃慶《儀禮章疏》、隋李孟哲《儀禮疏》，蓋是賈公彥所見。賈氏《儀禮疏序》又云：“其為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哲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

^① 王鐸：《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頁。

從，兼增己義。”^①賈疏一出，黃、李二家之疏隨之亡佚。

後世將《儀禮》經注與疏合刻，遂有《儀禮注疏》。今所見《十三經注疏》之《儀禮注疏》即是取自鄭注與賈疏。賈疏多申鄭注之說，論述更加詳備，其中亦多有《儀禮》宮室之討論。楊復《儀禮旁通圖》便據其說繪有“賈疏諸侯五廟圖”。賈氏之論雖較鄭注更加詳細、具體、深入，但仍舊是對《儀禮》宮室中個別問題之討論，並不能窺見宮室之大略。

《儀禮注疏》是“《儀禮》學”研究中所保存下來的最早的文獻之一，也是“《儀禮》學”研究中最重要之訓詁作品，後世的“《儀禮》學”研究多是緣鄭、賈之說而展開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二）宋代《儀禮》宮室研究

宋初經學仍襲唐人之舊。慶曆（1041—1048）以後，始興疑古之風，時人不信前代注疏，談經必出新義。《儀禮》本是實學，所以受宋學風氣影響不深。然北宋於禮學幾無可稱者。神宗熙寧（1068—1077）年間，王安石又廢罷《儀禮》學官，於是學者鮮治此經。

至於南宋，才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儀禮》學”研究著作。其中，傳統性的《儀禮》故訓作品有：李如圭《儀禮集釋》、魏了翁《儀禮要義》、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等。李如圭《儀禮集釋》凡三十卷，依《儀禮》十七篇次第而為之疏解，“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為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②魏了翁《儀禮要義》凡五十卷，非錄經文，而是於《儀禮》十七篇中擇取其可論之處若干條，每條皆冠以小標題，“節取注、疏，錄於下方”，^③再加以討論，鄭、賈之精華備於

①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儀禮疏序》，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1998年，第945頁上。

②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集釋》，中華書局，1965年，第159頁。

③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要義》，第160頁。

此書。然魏氏此書雖是擇取鄭、賈之要而成，但其亦多受南宋學術風氣影響，於義理多有闡發，後世多以之為《儀禮》“宋學”研究之濫觴。

朱熹、黃榦、楊復《儀禮經傳通解》（以下稱《通解》）與《儀禮經傳通解續》（以下稱《通解續》）凡六十六卷。其中，《通解》凡三十七卷，朱子撰，卷一至二十三為《儀禮經傳通解》，凡二十三卷，記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卷二十四至三十七為《儀禮集傳集注》，凡十四卷，記王朝禮。《通解續》凡二十九卷，其中卷一至十五，凡十五卷，黃榦撰，記喪禮；卷十六至二十九，凡十四卷，楊復撰，記祭禮。《通解》載於《四庫全書·經部·禮類五·通禮之屬》，由此可知，此書非專為《儀禮》而發。是書所記古代禮制極為廣博，其內容多取自“三禮”及先秦典籍中的禮類文獻，并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分類。其中亦包含有《儀禮》十七篇，繫於諸禮之下。士冠禮、士昏禮繫於家禮之下；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繫於鄉禮之下；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繫於邦國禮之下；覲禮繫於王朝禮之下；喪服、喪禮、既夕禮、虞禮繫於喪禮之下；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繫於祭禮之下。朱子《通解》及《通解續》中亦多有《儀禮》官室之討論。例如，楊復《儀禮旁通圖》便采朱子之說，繪有“大夫三廟圖”、“諸侯五廟圖”。至於《儀禮》一經，朱子囿於宋學風氣，一者混合“三禮”以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①以談禮，一者釐析《儀禮》諸篇舊次，又采經後《記》文，分入各章之下，其疑經、改經之風猶可見矣。朱子《通解》這種博采“三禮”及先秦文獻以論禮和割裂經文、記文的疑經、改經風氣對後世學者影響深遠，特別是至於清代，“《儀禮》學”研究中有“張揚朱學”一派，其學術方法及治學思路一襲朱子。

此外，宋代還出現了兩部重要的影響深遠的《儀禮》官室研究

①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第179頁。

專著。一是楊復的《儀禮圖》，一是李如圭的《儀禮釋宮》，它們各自代表了《儀禮》宮室研究的兩種最重要的方法。

楊復《儀禮圖》凡十七卷，卷後附有《儀禮旁通圖》。《儀禮圖》“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繫之以圖，凡二百有五。又分《宮廟門》、《冕弁門》、《牲鼎禮器門》，爲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①《儀禮旁通圖》附於卷後，其中“宮廟門”一類是關於《儀禮》宮室的專門研究，繪製有宮室圖數幅：寢廟辨名圖、兩下五架圖、鄭注大夫、士東房西室圖、諸侯五廟圖、賈疏諸侯五廟之圖、大夫三廟圖、賈疏大夫三廟圖等。《儀禮圖》凡十七卷，按《儀禮》十七篇次第繪有二百零五幅“儀節圖”。“儀節圖”更加形象、具體地表現出了行禮人在宮室中的所處方位、周旋升降、揖讓進退、禮器陳設等，禮經中的宮室結構亦可由此窺見。

楊復《儀禮圖》開創了以繪圖形式來表現《儀禮》宮室、儀節、禮器陳設等的解經方式，其所繪宮室圖首次將《儀禮》中的宮室結構形象地表現了出來，使我們能够窺見整個宮室結構之大略，“其於是《經》，可謂用心勤摯。惟是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②然楊氏之圖亦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繪製過於粗糙，常常舍大略小，且多有與經義不合者。《四庫全書總目》云：“但隨事立圖，或縱或橫，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其見於《宮廟門》僅止七圖，頗爲漏略。又遠近廣狹，全無分數。”^③此言得之。楊圖雖然存在諸種問題和不足，但是其初創以繪圖形式來表現《儀禮》宮室結構和具體儀節，功不可沒矣。

①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圖》，第160頁。

②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圖》，第160頁。

③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圖》，第160頁。

又李如圭《儀禮釋宮》一卷，“是書以考論古人宮室之制，體例仿《爾雅·釋宮》，逐條之下，引經、記、注、疏詳加討論……考證明晰，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是篇之作，誠治禮者之圭臬也”。^①李氏首次將《爾雅·釋宮》中的“釋例”體例運用到《儀禮》官室的解讀中來，歸納出《儀禮》官室之例三十多條，集前代《儀禮》官室研究之大成。然其所論，多為宮室結構之大例，討論仍不够深入。這種解經方式也被後人繼承和發展，其初創之功亦不可沒。

（三）元代《儀禮》官室研究

元代取士不用《儀禮》，故罕有治禮者。今所見者僅有吳澄《儀禮逸經》與敖繼公《儀禮集說》。吳氏《儀禮逸經》是對《儀禮》逸經的輯佚研究，是書輯有逸禮八篇，曰：《投壺禮》、《奔喪禮》、《公冠禮》、《諸侯遷廟禮》、《諸侯釁廟禮》、《中雷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儀禮逸經》僅是“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②與《儀禮》十七篇諸禮無涉，故不贅述。

《儀禮集說》則是一部對《儀禮》經文進行訓釋的研究著作，對後世影響深遠，爭議也頗多。《儀禮集說》十七卷，元敖繼公撰。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家於吳興，趙孟頫嘗從受業，後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是書成於大德辛丑（1301）。《儀禮集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之以一得之見。”^③《四庫全書總目》對是書評價甚高，其云：“然於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蓋繼公於《禮》所得頗深，其不合於舊說者，不

①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釋宮》，第159—160頁。

②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逸經》，第160頁。

③ 敖繼公：《儀禮集說·儀禮集說序》，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影印《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本，2005年，第50冊，第5頁。

過所見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矯激以爭名，故與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隨聲佐門者有不同也。且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公彥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繼公獨逐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詞者。其《喪服傳》一篇，以其兼釋《記》文，知作於《記》後。又疑為鄭康成散附《經》、《記》之下，而不敢移其舊第。又十三篇後之《記》，朱子《經傳通解》皆割裂其語，分屬《經》文各條之下。繼公則謂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義之外別見他《禮》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記者之意，自比於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卷末特為《後序》一篇記之。則繼公所學，猶有先儒謹嚴之遺，固異乎王柏、吳澄諸人奮筆而改《經》者也。”^①關於此書的不足之處，其又云：“又疑《喪服傳》違悖《經》義，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務詆漢儒之餘習。”^②後世學者對是書爭議頗多，特別是清初學者多采其說，甚至連官方的《欽定儀禮義疏》也把鄭注、敖說並列，而往往以敖說為定。乾嘉以後，隨著考據學的深入，學者往往恪守鄭注而辯駁敖氏之說。

（四）明代《儀禮》宮室研究

明代禮學式微，談禮者少之又少，且總體水平不高，於《儀禮》多無可取之處。今所見者有郝敬《儀禮節解》、張鳳翔《禮經集注》、朱朝瑛《讀儀禮略記》等。

《儀禮節解》十七卷，郝敬撰，此書為其所作《九經解》之一。《四庫全書總目》云：“《九經解》皆好為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說，謂《儀禮》不可為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為臆斷。……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

①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集說》，第161頁。

②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二·儀禮集說》，第161頁。

也。……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①郝敬受宋明學風氣影響，疑經之氣漸重，少訓詁之功，而多義理之闡發，後人對是書評價並不高。但是，清人姚際恒卻對是書評價極高，認為“郝仲興《節解》訓釋詳明，為《儀禮》第一書，亦其《九經解》中第一書也，優于《儀禮注疏》多矣”。^②由此可見，姚氏亦受宋明治學風氣影響頗深。

《禮經集注》十七卷，明張鳳翔撰。鳳翔字蓬元，堂邑人，萬曆辛丑(1601)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書主朱子《儀禮》為經之說，大旨以鄭注為主，其間自出新義者，則多所未允。”^③《讀儀禮略記》十七卷，明朱朝瑛撰，“是書於《經》文不全錄，第曰‘自某至某’。所錄多敖繼公、郝敬之說，取材頗儉。其自為說者，亦精義無幾。”^④

楊天宇先生言：“明代《儀禮》幾成絕學，郝敬竟謂《儀禮》不可為經，其所撰《儀禮節解》，幾盡棄注、疏而更為己說。張鳳翔撰《禮經集注》，主朱熹以《儀禮》為經之說，然其大旨則以鄭注為主。其後有朱朝瑛撰《讀儀禮略記》，於經文不全錄，而所采多敖繼公、郝敬之說。可見明代《儀禮》學最無可稱者。”^⑤可謂中的之言。

(五) 清代《儀禮》官室研究

至於清代，“禮學”重又興盛起來，談禮者不乏其人，出現了大批的禮學家和大量的“《儀禮》學”研究著作。據鄧聲國《清代〈儀禮〉文獻研究》統計，“整個清代的《儀禮》研究著作多達 200 餘種”，^⑥由此可見清代“禮學”之盛。與前代相同，清代的《儀禮》官

①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一·儀禮節解》，第 189 頁。

②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儀禮通論·論旨》，第 86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0—31 頁。

③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一·禮經集注》，第 189 頁。

④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一·讀儀禮略記》，第 190 頁。

⑤ 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40 頁。

⑥ 鄧聲國：《清代〈儀禮〉文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59 頁。